



梦之再访斯瓦尔巴之四

云涌



设的极地考察站。十余座建筑散布在雪中，似乎正低声诉说着当年科学家们在北极的难忘岁月。最有趣的是，其中竟有一栋，是专为桑拿而建。寒风凛冽中，人类对温暖的渴望，依然倔强地燃烧着。

行走在冰雪覆盖的山丘上，我们路过了一块纪念碑——1978年由意大利探险者协会设立，以纪念其成立50周年。猛然一抬头，温馨的一幕悄然降临：一只麋鹿妈妈，带着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小麋鹿，正在雪地中低头觅食。调整皮的小家伙还时不时钻到妈妈肚子下面要奶喝。

下午的登陆点是更具神秘感的 Nordre Russoya。这里是斯瓦尔巴群岛仅存的两处原始东正教十字架遗址之一。因其非凡的历史意义，每次仅允许最多39人登岛。

十六世纪起，来自俄罗斯白海沿岸的 Pomor 人便在此捕鱼、生活，留下斑驳的建筑痕迹与文化碎片。

寒风凛冽，刮得人睁不开眼。站在这些早已风化的遗址前，我默默凝视。红砖散落地面，麋鹿骨骼静卧雪中。更引人注目的是一块巨大的蓝鲸骨骼，横卧在残垣断壁间。Pomor 人并不具备捕蓝鲸的技术和条件。所以人们推测，蓝鲸是死亡后被海浪冲上岸。Pomor 人将其骨架用作房屋入口的拱门。

傍晚时分，站在海边等冲锋艇接我们返航，忽见水中跃起几只灰瓣蹼鹬，在浪花间自由翻飞。它们仿佛是在为我们这一天的极地旅程，画上了轻盈而圆满的句点。

2025年6月22日(周日)

清晨，仿佛还未完全从梦中醒来，就被

广播的声音唤醒：“前方海湾中，有北极熊出没！”

阳光洒满甲板，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。船右侧，雪山脚下，一头北极熊正沿着岸边不疾不徐地走着。旁边的探险队员指向远处海湾上的浮冰告诉我，那儿正躲着一头海豹。传说北极熊能在三十公里之外就嗅到猎物的气息，它或许已经感知到了前方的目标。

我们站在甲板上，遥遥注视着这场看不见硝烟的追逐。熊若再前行，海豹也许就能察觉它的踪影。于是它停下脚步，朝水边缓缓移动，凝神四顾，然后悄然入水。水面上只剩下一点点浮动的白影。良久，它游抵海湾中央的一座小岛。上岸后，它面朝浮冰张望了一会儿。但远处的海豹早已不见踪影，或许早察觉到了危险而溜走了。

北极熊伫立片刻，像是有些失落，一转身消失在小岛的背面，只留下一段寂静的风景。

我们的船此刻已经回航至斯匹茨卑尔根岛 (Spitsbergen) 西北角，停泊于 Raudfjorden 峡湾入口处的一个名叫 Hamiltonbukta 的海湾。早上的行程是在此处进行冲锋艇巡游。冰川边突兀而起的岩石上，成百上千只三趾鸥 (Kittiwake) 筑巢而居。岸边雪地上，清晰可见北极熊和北极狐留下的足迹。一头调皮的海豹在冰川前突然冒出脑袋，又瞬间消失在水中，留下我们一船人东张西望了半天。

Raudfjorden 峡湾约 20 公里长，5 公里宽。午后的安排是在峡湾南端的 Buchananhalvøya 半岛徒步探险。那是一处

仿若诗画的天地。船上远眺，镜面般的水面映出雪山与蓝天，大大小小的浮冰随风漂移，为这幅静谧画卷添上点点灵动。

我们一行人踏过厚雪，溪水与松软的苔原，朝山顶前进。一小时后终于抵达山脊。几条冰川自高处蜿蜒而下，缓缓冲入海中，阳光洒在冰面上，泛出银色微光。云雾缠绕山巅，为整个景致添上几分梦幻与神秘。

最初的兴奋过去后，众人渐渐沉默，四散开来，各自沉浸于这北境之美。此刻无声胜有声，耳畔只余风吹雪野与远处鸟鸣的声音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远处传来探险队员 Yukie 的声音，“北极狐！”回头望去，只见一抹小巧的白影一闪即逝，令人怅然。下山途中，大家还在回味那一瞥的惊喜。没想到，那只好奇的小狐竟再次现身。这一次，它停在我们不远处，盯着我们看了几秒，忽然又轻巧地奔上山去，转了个圈又跑回来，像是在与我们玩一场静默的捉迷藏。

在这片被冰雪温柔拥抱的世界里，人与自然的距离似乎忽然被拉近。而我们，只是这一幅纯净壮丽画卷中的一个安静注脚...

如果您看到这里，也怦然心动，想进一步了解一下怎么去南北极度过一个终生难忘的假期，那就请浏览我们极地梦旅行社的网站 www.polar-dream-travel.com。这里有 40 多艘极地旅游船，超过 300 多条的南北极线路。

所有如有任何问题，敬请随时致电 (571) 645-5886，微信 [polar-dream-travel](https://www.polar-dream-travel.com)，我们期待竭诚为您服务。

